

为什么就不罚我

一天晚上，我正在办公室备课，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。

“我有个问题要问你，为什么你就不罚我？”一个声音冷冷地问，是L。

我刚拿到高一（3）班的花名册，就有好几个同事问我：L是不是在你们班？

未见其人，先闻其名。L，口头禅是：“本少爷什么也不缺。”他来自干部家庭，家族唯一的男孙，自小跟随爷爷奶奶长大，和父母关系冷淡。此外，为人机智，善于搞气氛，与班里不少男同学关系较铁；善于察言观色，对领导油嘴滑舌，对着普通的老师就要性子；书本总是杂乱地堆叠在课桌上，课堂不是蒙头大睡就是看恐怖小说；作业基本不交，爱玩暴力游戏。

校运会前，一场麻将风波，使得我和L之间潜在的矛盾白热化了。

周二，眼保健操时间，我发现L在摆弄着一副小型的旅行麻将。我猜道，他打算在接下来的校运会期间“大开杀戒”。我二话不说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麻将给夺了过来。他很明白，依照我的处事原则，麻将是不回来的。

然后，我收到L发来的短信：你不把麻将还给我，我就把你的班搞垮！

他在向我宣战。我的心情有些沉重，我知道他有这样的号召力。

当天午睡时间，我去宿舍检查人数时，L不在。已经进入初冬，并且下着小雨，天气阴阴冷冷的，他会去哪里呢？我想起L曾经提起街口有黑网吧。走进乌烟瘴气的网吧，我一眼就认出了L对着电脑奋战的背影。我不动声色地在他身边坐下，十分钟后，他伸懒腰时才发现我。他惊讶之余，还是默默

地跟我回了学校。

往后的两天里，L接二连三地故意违反班规。课堂上他嗑瓜子打断老师们上课；午睡时间拉了他称兄道弟的男生去网吧；下午怂恿表现懒散的学生一起偷溜；晚自习以倒垃圾之名频频迟到。

对于这些和L一同违纪的学生，我都分别按事情的轻重做了处理。唯独对L，我视若无睹。我没有打算妥协，不然L对这个世界就是一种态度：欺软怕硬。我决定孤注一掷：不借助任何外力，引导他通过自我教育来消除他内心的戾气。

星期四晚上，L没有来晚自习。我给他家长打电话确定他回了家，关于他这两天在学校的表现，我一概没有提起。

挂断电话后，不一会儿，一个陌生的号码打进来了。

“我有个问题要问你，为什么你就不惩罚我？为什么我和别的同学一起犯错，你就不罚我？”

是L。他这一通电话，证实我的判断是正确的：相处三个月，他在乎我对他的关注。

我装作有些泄气地说：“因为我还没有想到处理你的方法。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，你才会考虑我的感受，像我处处在你父母面前维护你一样……”

电话那头，沉默了。

我缓缓语气，接着说：“我那天连续上了5节课，午睡时间还得冒着冷雨，跑去黑网吧里找你。难道你觉得我去找你，是因为你的家庭背景吗？是为了要讨好你巴结你的家人吗？我只是把你看作是我的学生，才会关心你的安全！既然你把我想得这么有心机，那我无话可说。你爱怎样就怎样，我一概不理……”

就这样，我和L因为麻将风

波产生的心结，终究是解开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最新一期的《读者》静静地躺在我的办公桌上。我知道，是L放的。

L之所以会主动给我打电话，是因为开学以来我和他有着朋友般的情谊。

和L相处，我有两个原则：一是投其所好；二是真诚相待。

例如：L对稗官野史颇感兴趣，我会和他谈论一些有争议的历史事件，譬如李香兰是不是汉奸等。尽管有时候争论得面红耳赤，可是他还是很喜欢跑到办公室听我讲名人轶事。

又如：课堂上，当看到L趴桌睡觉时，我会默不作声地走到他身边，轻轻把他的头托起来，在他那堆书里把课本抽出来，给他打开页数，并拿了一支笔塞进他手里。尽管他仍然双眼惺忪地坐着，可渐渐地，他当真很少上课睡觉了。

再如：周末，我会发短信给L的家长，告诉他们最近L喜欢看什么类型的书、爱吃什么样的零食。

像L这样一位有着强烈个性的中学生，不应该拿校规班规和家长权威来压制他，这样效果不好并且容易令他的逆反心里更加强烈。对于他平时“大错不犯，小错不断”的行为，我总是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”地进行劝导。除了用真诚和耐心感染他之外，我还努力地引导他去理解和正视我对他的宽容，以此作为他对自己进行内在自我教育的动力。我会让他知道，我的宽容和尊重并不等于纵容，他应该把自己当成独立的人来看待，下意识地独立承担自己的责任。

面对学生反复地犯错，教师更需要的是有“水滴石穿”的耐性，因为情感教育本来就是一种慢艺术。